



“七一”抒怀

□ 齐培礼

喜迎建党纪念日,壮丽河山雨露春。百业兴隆民赞颂,龙腾凤起再新征。

二

奋进一百零三年,历史辉煌不平凡。地覆天翻开盛世,星移斗转振乾坤。为民服务践宗旨,前赴后继世代传。目标宏伟征途远,百折不挠勇向前。

站儿巷叙事

□ 雷爱红

一座大桥 横跨站儿巷记忆的两岸 嘉陵江,清澈舒缓 举起古老地标,垂钩 火车飞跃而过 和山峰一同,倒映在江心 两当县站儿巷 就是一个由宝成铁路和嘉陵江 捏拢的故事,它的兄弟 宏庆、李家河、聂家湾…… 手挽手站在深山峡谷。曾经 站台上 挤满了蓑笠、草帽、镰刀和铺盖 像大江一样涌动 如今变成学生、上班族、生意人和 游客 在站儿巷, 高坪的擀拉地已经消失很久 太坝、崖角 陡峭的山路和坚硬的山峰 收拢了烟火气息 河谷的大棚、山头的光伏 盖着厚厚的阳光,在清风里成熟 琵琶洲俯瞰着小镇晨昏 冯家河、马庄、银杏,三联,管江 流淌的绿色鸟鸣,

是很多人背负的故乡山,看着自己的特产被运走水,滋养着居住在身边的事物山川和河流是真实的一代代人在站儿巷奋斗的足迹也是真实的一座连着一座绿色的大山在奔跑江水也在奔跑地上一座座厂房在奔跑一棵棵菌菇在奔跑冷水鱼、白对虾在和时间赛跑风踩着过水桥的石墩疾步奔来孩子欢快的笑声响亮起来蜜蜂嗡嗡的叫声响亮起来绿壳蛋鸡咯咯叫起来风屏住了呼吸抬头的瞬间,湛蓝的天幕下蜿蜒疾驰的火车在加速一群鸽子闪耀的羽翼下鸽哨响亮地吹着



大风弯下身子

□ 郑万明

风咬着腾格里沙漠的辽阔也咬着这里的苍茫八步沙。六老汉祖孙三代都被大风咬过。大风咬疼他们的手指咬伤铁锹 草绳 马车也一寸一寸咬疼他们的青年 中年和老年他们祖孙三代把绿色的希望牢牢握在手上硬是降服了风沙。大风牵着沙漠走

他们牵着锄头走。如今 大风咬过的地方黄羊 金雕 野兔 野猪浴着日光奔跑。鹰贴着树梢低翔睡在沙下的治沙老汉能听见草在走动树在拔节。孙儿的铁锹仍在沙地撞击在八步沙大风路过时会弯下身子向六老汉三代人致敬

沙枣花

□ 马幸福

太香了整个黄昏都不想落幕一只喜鹊,一遍遍固执地盘桓于沙枣林槐树在风中不断落英,我相信这些没有摇响风的铃铛

却摇醉了一片戈壁听见沙枣花笑了吗沿着流沙波浪的翻滚传遍了村庄的灯火那些从沙枣花中走出的人已被灌满芳香

家门前那条河

□ 郭俊奎

沟壑纵横的高原上,一条银龙似的河水从西向东逶迤而去,既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这就是泾河,我的故乡就在泾河中下游的南岸上。

打我懂事起,泾河边上就是我们这群孩子的游乐场。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一窝蜂似的飞奔到河边,喊着、叫着、笑着,扑进水里,寻找自己的快乐。

夏天的午后,我们或顺流而下,在湍急的水流中像鱼儿一样畅游,比赛时速;或迎着偏西的太阳逆流而上,在冲破碎银似的水流中感受搏风击浪的快乐;或仰躺在水面上,凝望着湛蓝的天空,看几朵白云变成雪山、变成羊群、变成叫不上名的千奇百怪的猛兽;或侧卧在水中,倾听河水哗哗的笑声,冥想《西游记》中泾河龙王的故事……

秋天河水凉了,我们挽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河边上掂拾白得像玉、红得像玛瑙、绿得像翡翠的鹅卵石。俯下身子,抡圆胳膊,用薄如山楂饼似的石头,在河面上比赛打“水漂”。屏气凝神,蹑手蹑脚,

在清得能看见沙粒的河边浅水中,捕捉爬出来晒太阳的乌龟。大乌龟呢,听见动静哧溜一声顺水逃走了,而小的乌龟则憨憨地,划动着四肢左看右看,似乎不知该往哪里走。有那么一会儿,它竟怔怔地望着你,像一个萌萌的孩童,让你顿生怜意,只好轻轻地提起它,逗弄一会儿,再把它放回水里去。

秋天的河岸上,比起夏天更具有吸引力,微风轻轻地吹,河水哗哗地流,几只颇具仙风道骨的白鹭,不时在河面上飞上飞下,白色的身影,清脆的叫声,在空旷的川道里传得很远很远,让人心旷神怡之余,恨不得把这恬静的时光永远留在身边。

冬天河水结冰了,听不见河水的笑声了,但那冻得如水晶般的河面对孩子们更有吸引力。一个个穿着笨重的孩子,只顾着伸开双臂、挺着双腿,凭借着前冲的惯性凤凰展翅般在冰面上滑行;或单脚踩一片薄饼似的石块,作金鸡独立状在冰面上飞翔。呼出的热气中伴随着的

嘻嘻哈哈的笑声、叫声、喊声,让童年的生活演绎出了别样的幸福。然后我上中学了,参加工作了,又参军入伍了,虽然离家的小河越来越远,但那深入骨髓的乡愁却时不时地漫上心头。

我终于站到了阔别多年的小河边。河水像蠕动的银蛇从西向东浅唱低吟而过,远看,波光粼粼,满河流银。近看,倒映进清凌凌的河水里的蓝天更蓝,白云更白。突然,河面上泛起了涟漪,一条尺把长的鱼跃出了水面,灰白的鱼肚溅起一串晶莹的浪花后又潜入水中,眨眼工夫它又在下游上演起了鲤鱼跳龙门的把戏。小河有大鱼了,这可是以前没有过的。

水边上,那白的、灰的、红的、紫的、黄的鹅卵石像特意小河镶嵌的五颜六色的花边,看一眼立马就唤醒了小时候那种光脚踩在上面酥酥麻麻的感觉。略高于河道的滩地上,茂盛的绿草像厚厚的地毯,伴着河水从上游一路铺下来,一

直铺到了眼睛望不到的尽头。

河堤上,已具规模的护岸林在风中摇曳生姿,时不时发出的合唱颇具千军万马的气势,惊得栖息在树林里的各种鸟雀飞出树林,绕河面盘旋几圈后,又空降到树林里,使空旷的河道显出了勃勃生机。

“呱——”“呱——”突然,随着几声高亢的鸣叫,三只白鹭从下游飞了上来,落在了水边一块大石头上。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白鹭,它们还有,它们还在!我蹑手蹑脚向水边靠近,向白鹭靠近。

在距它们十米左右时,我终于看清了它们,雪白的羽毛一尘不染,铁色的长喙闪着寒光,黑色的长腿也像细细的钢筋透着硬度和力量,蓝色的眼睛一转一转地打量着四周。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再靠近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展开翅膀飞走了。

我的心神也随着它们飞上了高远而自由的天空……

阳光刻进石头的柔软处

□ 陈学仕

这条河就是东大河。金龙坝地处东大河出口。此处山形转折,地势回环,志书中称其为“转河口”。

清嘉庆二十一年《永昌县志》记载:“转河口之水入东南境,析九坝三沟。曰头坝,一名金龙坝,地高水下,穴石通之,源流流畅,厥称膏沃。自是而下,地势渐夷,各坝排列如雁翅然。曰二坝,地广粮多,故其水甲于几坝,分支截灌,亦视他坝为多。曰三坝……”

东大河自转河口入永昌东南境,分为九坝三沟,从坝到坝,各坝像大雁展开翅膀一样依次排开,滋养着全县东南部的庄稼。金龙坝是各坝的领头雁,所以又称头坝。其下河北又有八坝,河南又有三沟。

这里还是有名的古“永昌八景”之一——南峪龙腾。

据《永昌县志》记载:“南峪,直南五十里。石扇双屹,怒涛惊流。尝有神物出其间,每盛夏暴涨,及沍寒冰裂,人谓起蛟云。”据在当地长大的朋友讲,小时候来到山前,看见这里的山石直立通天,瀑布从半山腰跌落下来,激荡的水声震耳欲聋,吓得他们掉头就跑。

而在大人们眼中,东大河在转河口纵身一跃,面对万里晴空、千里沃野,唱出了一曲慷慨激昂的交响乐。

至金龙坝,雄伟的祁连山就此成为背景,阔大的河谷化作音响,两岸峭立的石壁时时传来回音,沃野平川每日都在倾听东大河的演唱。滔滔水流情绪激昂,节奏激荡,它们在此跌落、回旋、拍岸,音调高亢激昂,似雷声震荡、巨龙腾跃,然后甩一甩水袖,回望一眼雪峰,向着前方奔腾而去。山谷的胸襟由此大开,宽广无比。

看着宽阔的河面和滚滚的流水,我们大家都为之激动。当然,我们不仅仅为此而来,主要还是来看金龙坝呢。

往事如烟,烟雾中还飘荡着时光的馨香。聊天中提起古“永昌八景”之一的“南峪龙腾”,人们对它的印象都已模糊。问了几位当地人,他们对“南峪龙腾”的地址各有各的说法。还好,县志中有记载,我们在“直南五十里”“石扇双屹”等文字中顺藤摸瓜,并借在此长大的几位朋友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终于一睹其风采。

山崖顶端的坡面上,平躺着三块卵形的花岗岩石头。三块石头上的字

迹已经有些模糊,还有个别的字甚至已遗失于历史的风尘之中。百余年前重修金龙坝,人们扛石背土,像遥远时代的愚公,一锹一肩都是汗水。我们迎风肃立,风中不时传来刀刻石头的声响。往事的碎末,在刀子的锋刃中簌簌掉落。

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湿漉漉的味道。倒不是河水的原因,是昨夜下了一场大雨,路边的植物和庄稼地都湿漉漉的。河床已经下沉,在山崖上不远的地方,前些年新修了一条灌渠,附近还建了一座电站。现代化的设施仿佛河道里的水换了一种更为痛快的活法,也为河道赋予另一种生命。每逢周末,总有人开车来这里参观金龙坝遗址。

经有关部门多次普查,金龙坝遗址于2011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它不光和旁边的新渠共同灌溉着附近的农田,也是人们假日期间休闲观光、怀古思今的好去处。人们从野花的表情、芨芨草的站姿和燕子的呢喃中打捞乡愁;从金龙坝的造像、石刻的文字中回味历史;从山水激荡、人与自然灵魂的碰撞中走向辽阔。

缕缕墨香伴我行

□ 张喜林

在我上初中时,就很喜爱看报。父亲带回家的报纸,我都要认真地读一下。邻居也订有报纸,偶然的一次浏览后,很感兴趣,时常便借去他家玩的机会读一读。

父母见我喜爱看报,就给家里订了一份《甘肃日报》。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先了解最新鲜的新闻,接下来仔细品读副刊版面上的散文、诗歌及小小说。自此,我对《甘肃日报》情有独钟,钟情于它的深度报道、鲜活的历史文化知识版面,尤其是文艺副刊版面刊发的散文、诗歌。

几年前,我去文县鲁口采风,那里的青山绿水、传奇故事,还有碧口大坝的雄伟壮观深深感染着我。由此,我写了一篇散文,投给《甘肃日报》副刊。十多天后,有一位编辑打来电话,指出了文中几处不精准的语句和错字,并提出修改意见,编辑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大约一个星期后,那篇文

章在百花版面上刊发出来了。许多亲朋好友纷纷向我祝贺!

近年来,陇南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龙江的水更清澈了,山更绿了,天更蓝了,尤其是傍晚,行走在山水相间,聆听江水与鸟儿的欢叫声,望着眼前绿树摇曳、百花盛开的湿地公园,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幸福感油然而生!为此,我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名为《水韵诗意满山城》的散文,投寄给《甘肃日报》副刊并得到刊发。

我由衷地喜爱着《甘肃日报》。夜深人静,常常靠在床头,认真读报,副刊上的散文与诗歌是逐篇地阅读。多年来,这份报纸使我的学习生活更加充实,并激励我不断前行。

甘报情缘

《甘肃日报》创刊75周年征文

多彩村庄

□ 郎佐民

车子翻越音阶山,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药田一望无际。

这里是岷县中寨镇与卓尼县藏巴哇镇交界地,山这边是扎那村,如挑在担子里的宠儿,躺在大山绵延宽厚的怀抱里。

扎那村是恬静的。此刻,山间云雾在慢慢飘移,在不远的地方缱绻。重山叠嶂而不突兀,裹挟着泥土清香的植物与脚下不知名的山花一起芬芳,水泥公路如飘带缠绕在山腰。土地不仅生长五谷杂粮,而且生长当归,中药材是这里的富民产业。

这个季节,山坳的树木和坡上青草纷纷由翠绿转入了葱茏,成簇的打碗花从坡上红艳艳地涌出,灼灼怒放。山风带着缕缕药香飘过,极目远眺,山脚下安居的人家,和睦生息。村庄周边是田地,铺满地膜的药田逶迤,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耳畔雄鸡的啼鸣隐约传来,声音明亮,似乎将整个村庄叫醒了,也把黎明的曙光拽到小山村里。庄严而古老的声音,为小村增添了些许灵动和生机。

牛铃叮叮响着,羊群咩咩叫着,一起走出家门,早起的炊烟开始氤氲,人们扛着锄头行走在田间,一辆辆三轮电动车,稳稳当当地奔跑在乡间水泥公路上……

透过精耕细作的地膜沟壑,看到药苗惊喜地探出头来,它紧贴地面接收阳光雨露。凝神静听,泥土里仿佛传来窸窣窸窣的生长声,像是庄稼在唱歌,又像是大自然在演奏生命的交响曲。

走在山径田间,不经意间有山鸡连飞带洒洒下一串长长的呱呱呱呱声;不知名的山雀,忽高忽低盘旋头顶,啼鸣啾啾;布谷鸟亲切温暖的叫



江山秀色

[中国画]

王银山 作

第 3253 期